



● 全岳春 著

韩世忠与梁红玉

● 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.5

目 录

一	“泼韩五”	1
二	鹤立鸡群	14
三	初显神威	21
四	从浚州到洹阳	32
五	力挽狂澜	52
六	八千对十万	69
七	破“花面兽”与创“背嵬军”	93
八	“中兴武功第一”	101
九	进屯楚州	113
十	兵围淮阳	121
十一	壮志难酬	130
十二	从枢密使到“清凉居士”	149

一 “泼韩五”

六月天气，骄阳似火。

延安府的一家小酒店里，店堂内空荡荡的，紧靠窗的两张桌旁稀稀拉拉地坐着三四个人。店主人无精打采地倚在柜上，酒客们似乎也因天气太热，连话都懒得说，只是默默地、慢吞吞地喝着酒。唯有门外两棵大树上的知了，在那里不知疲倦地一阵接一阵鸣叫，这倒反使四周显得更加安静。

忽然，店堂门口有人炸雷似地一声喊：“店家，倒碗酒来！”

众人都吃了一惊。抬眼看去，只见一位十六七岁的青年怒容满面地走了进来。这人衣衫破旧，手臂上、脸上满是疥疮，一阵风吹过，带来一股臭味。但见他身材高大，气度不凡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看人时犹如电光闪射，炯炯有神。店主人一见来者，不禁暗暗叫苦。

来者姓韩，排行第五。他生性剽悍，力气大得惊人，有一身好武艺。他的脾气叫人捉摸不定，有时他能见义勇为，有时却是蛮横无理。所以，人们背地里都称他“泼韩五”。韩五家境贫困，前些时

候被官府差去背了几天米，却染上了疥疮，脾气因此越来越坏，经常在外惹事。今天他不知受了谁的气，怒气冲冲地走进来，难怪店主人提心吊胆。

店主人略一皱眉，又显出一副笑容，招呼道：“韩五兄弟，今日怎么肯光顾小店？快请坐，请坐！”

韩五冷冷地看了店主人一眼。他本来只想站着喝碗酒就走——自己一身疥疮，何必惹人讨厌？然而，店主人的装腔作势，却使他心生暗火了。他斜眼看了看窗边坐着的几位客人，老实不客气地走过去，在一张空椅上坐了下来。

那几名酒客闻不得韩五身上的臭气，又不敢用手去捂鼻子，只得屏住气，一个个战战兢兢地站起身，跑到柜上去结帐。韩五见此情景，更觉不快，从袋里掏出几个铁钱，往桌上一拍，吼道：“店家，还不拿酒来！”

店主人慌忙撇下客人，过来替他斟了一碗酒，陪笑道：“韩五兄弟，息怒，息怒！你难得光顾小店，这一碗酒，就算小店请客，日后还望多多包涵！”

韩五一听，这话分明有怨他赶走店内客人、又有赶他动身的意思，不禁嘿嘿冷笑，顺手将那碗酒连酒带碗掷出窗外，又站起身，走到店堂一角，指着一坛酒说道：“店家，你好小气。一样请客，何不请这一坛？”说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去掉封头，捧起酒坛，一脚踏在椅子上，咕嘟咕嘟就往嘴里灌。

店主人又急又恨，又不敢阻拦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把一坛酒喝了个唏哩哗啦。韩五把酒坛一扔，把嘴一抹，叫了声：“多谢！”又从桌上收起那几个铁钱，扬长而去。店主人此时才发现店堂里一个客人也没有了，独自闷了半日，毕竟气不过，这才跌足捶胸地大骂起来。

韩五摇摇晃晃地走了一段路，觉得身上闷热，汗流浹背，索性脱下上衣，往肩上一搭，又走了几步，忽见前面树荫底下围了一群人。韩五赤了膊，走上前去。那些围观者忽然闻到一股夹着酒气的臭味，回头一看，见是浑身疥疮的“泼韩五”，慌忙散开。韩五这才看清，树下席地坐着一位不高不矮、不胖不瘦、不黑不白的算命先生。这位先生身穿一件旧道袍，身旁放着一个旧布包袱，背后树枝上还挂着一幅旧布招。韩五也认得几个字，见布招上写的是“铁口席三”。

席三见众人纷纷避开韩五，知道来者不善，心里有些着慌，脸上却不动声色。韩五上下打量着他。这席三看了韩五两眼，然后站起来，从容转身，去取那布招。

韩五突然叫道：“先生且慢，请替我算一算！”

席三慢慢转过身来，竭力忍着劈面袭来的臭气和酒气，又打量了韩五两眼，心想，送他几句好话，

打发他早点滚蛋了事。

韩五把那几个铁钱递了过来。席三不敢嫌少，只得接过。众人见韩五也要算命，都在不远处站定了看。

席三道：“请教尊姓大名？”

“韩五！”

席三笑道：“你叫韩五，我叫席三，但这五和三都只是排行，不是名字。请问大名怎样称呼呢？”

“世忠！”

“喔？世世代代的世，忠臣良将的忠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席三一拍大腿：“好，这个名字好！世代忠良，香火不断，日后定能受用无穷，福禄寿俱全哪！嗯，还要请教生辰八字？”

世忠最见不得别人装腔作势，见席三摇头晃脑的样子，嘴里虽然把生辰八字告诉了他，两手却忍不住攥成了拳。

席三闭上眼睛，掐着手指，口中嚅嚅地不知嘀咕些什么。然后，他睁开眼睛，对着世忠的脸横看竖看，忽地喝了一声彩：“好！”

“好什么？”世忠两眼圆睁。

“好，好啊！从尊驾的生辰八字和面相来看，目前虽然还有些难关要过，但无需多长时间，便可消灭去难。只要好自为之，日后可以……可以位达

三公！”

“什么三公？”

“就是太保、太傅、太师呀！当了太师，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以上啰！可喜，可贺呀！”

世忠大怒，甩掉上衣，劈胸揪住席三，骂道：

“你这不知死活的牛鼻子！我家世代贫穷，我又患了这一身恶疮，在家讨人嫌，在外众人也象避鬼魅似地避开我，弄得里外不象人，真恨不得一头撞死在清凉山！你这牛鼻子却还说我会当什么三公四公，说什么福禄寿俱全！你不打听打听，这方圆几百里，有谁敢如此嘲弄我！今日若不教你清醒清醒，你怕还不知道我韩五爷是谁！”说罢，出手就是一拳，正中席三胸脯。席三顿时被打得摇摇晃晃，就在将倒未倒之际，世忠又加上一脚，席三再也站不住，“扑通”跌倒在地上。世忠赶上前，一脚踏在席三腹部，吼道：“快说，你为何嘲弄我？不说实话，我把你五脏六腑都踏出来！”

众人见此情景，有的便叫喊起来：“这位先生，韩五哥是我们这里有名的第一条好汉，你如何得罪了他？还不快赔罪，求韩五哥饶你一条性命！”

席三先是被打昏了，此时晃晃悠悠醒来，听见众人在喊，正要开口求饶，猛然想道：“不对！若是求饶，便证实我方才真是在嘲笑他。这畜生说不定一脚就把我踏扁了。不如硬到底，或许还有条生

路。”这么想着，便颤巍巍地指着树枝上那幅布招说：“好汉息怒！我铁口席三，算命向来灵验，若有半点嘲讽之意，叫我日后不得好死！好汉现在将我踩死也罢，但我确已算准，三十年内，好汉必定位达三公！”

世忠对算命的原本是相信多于怀疑，只是席三这一次算命不用八卦、铁算子之类，再加上那副腔调，方使他认定席三是在嘲弄自己。现在席三被踩在脚下，性命攸关之际，还如此说，世忠不禁犹豫起来：自己一身本事，或许将来真有所作为也未可知。再说，与席三无冤无仇，若真的踩死了他，自己吃官司不说，还要牵连父母受累。自己曾闯过大祸，幸亏有人相救，才得以逃过。如再将人打死，还有谁来相救？众人喊话中有“一条性命”之说，可不真是一条性命？想到这里，便抬起脚，又朝席三屁股上踢了一下，喝道：“滚！”从地上捡起上衣，转身便走。

众人见世忠走远，这才围了过来。席三挣扎着站起身，有人便劝他立即离开此地：这“泼韩五”脾气无常，再被他撞见，只怕又是一顿毒打。席三摇摇头，忍着痛，笑道：“我铁口席三，算命向来灵验，绝非吹牛骗钱之辈！我算他位达三公，他今日不信，日后定知我的话不假！哼哼，到那时，我还要上门去找他呢！”众人见他说得斩钉截铁，都

将信将疑，有的当场就叫他算起命来。世忠这一顿打，倒使席三出了名。此后他又在延安府替人算了几天命，骗到的钱倒也为数可观。不过骨头毕竟怕痛，一天黄昏，他悄悄离开延安府，以后又辗转到了江南。这八百里秦川，他是再也不想光顾了。

西北地区，光山秃岭居多，但延安附近有座山，却是草木葱郁，绿树成荫，山中还常见溪流潺潺。盛夏时来到此地，常使人感到一片清凉，故而当地百姓把它叫做清凉山。世忠将席三打了一顿，怒气尚未平息，又不愿往家中走，不知不觉，就来到了清凉山，找了块平地，两手往脑后一抱，躺了下来。

世忠今日是同妻子吵架之后才怒冲冲出门的——宋代人早婚并不是希罕事。世忠十六岁时，父母就为他找了个姓白的女子，结为夫妻。小夫妻俩还算和睦。但自从世忠染上疥疮之后，白氏对他渐渐冷淡乃至厌恶，近日竟发展到动不动就吵架。世忠在外被人称作“泼韩五”，在家中却极少耍泼。他对父母素来孝顺，也不屑于对女人动手，以免给二老增添烦恼。白氏若是絮叨不休，惹得他火起，他便往外一走了事。

世忠躺在地上，将席三的话翻来覆去地琢磨、思量，越想心中越烦，浑身又感到一股燥热，再也躺不住，猛地跳了起来。四周极为宁静。世忠站立

片刻，忽然听见不远处传来流水声。寻声走去，发现一条山涧。涧水清澈，人在涧边，可明显感觉到水中透出一派凉气。世忠不假思索，脱了衣服，跳入涧中，浑身顿觉舒畅不少。世忠就以上衣作浴巾，洗了起来。有时用力过大，疥疮擦破，有血渗出，隐隐作痛，反倒使他增加了一丝快意。

世忠又洗了一会，方觉这股涧水寒气逼人。他不敢久留，跳上岸来，正要擦干身体，忽听得水中一阵巨响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条碗口粗的大蟒，正朝自己扑来。世忠大惊，正想退后，怎奈那大蟒动作迅速，早已到了眼前，张开大口，欲将世忠一口吞下。世忠不及多想，怒吼一声，两手猛然卡住大蟒颈部，死命往前推。大蟒“刷刷刷”运转身体，就在世忠身上从上至下盘绕起来。世忠岔开两腿，牢牢站定，并全身之力对抗。也亏得是韩世忠！那大蟒盘绕完毕，并不能怎样奈何世忠，只是蟒头距世忠头部一尺开外，怒张大口，丝丝作响。世忠只觉得一股强力将自己上下束缚，性命相搏之际，当然不敢有丝毫松懈，两眼圆睁，也怒视着大蟒。

对峙片刻，世忠暗想：“这清凉山四周无人，如此僵持下去，自己终有气力耗尽的时候，那时只怕性命难保。”忽然又想起席三“位达三公”的话来，不禁益发恼怒：“这牛鼻子，分明是胡言乱语，今日若能脱险，还要将他痛打一顿！”又想：“还

是先脱离险境要紧。既然无人相助，那就只有靠自己了！”世忠试着移动脚步，幸亏当时两腿岔开，此时用力还能走动。世忠看了看眼前的路，地势还算平坦，也无密集的草木。如果再往山上走几十步，树木草丛之中，空身走尚觉不便，更不要说大蟒缠身了！

世忠双手紧紧卡住大蟒，一步步走下山来，向家中走去。路上行人纷纷躲避——有的是惧怕，有的不知他在搞什么名堂，没一个人上前相助。

世忠也不指望路人助他，坚持走到家门口，不想进去，叫道：“娘子，快来帮我！”那白氏听见是世忠声音，立即蛾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预备大发雌威，再把世忠臭骂一顿。不想走出来一看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尖叫一声，转身就逃。世忠又窘又怒。他的几个哥哥当中，世旺、世良还算有点气力，只是此时都不在家中。看来，到了家门口，也无人帮他脱险。

世忠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了，双手毫不松劲，卡住大蟒，穿过院子，走入家中，已不见白氏踪影。墙上虽挂有一把剑，世忠却无法取到手。他走进厨房，一眼看见砧板上有把菜刀，忽然有了主意。他略略弯下腰，两手用力将蟒头按下，就用蟒头将菜刀移到一旁，然后将蟒头按到砧板上。这条大蟒经过这一段时间折腾，力量已不如先前。世忠忽地腾

出左手，取过菜刀，大喝一声，用力砍下。大蟒负痛，极力挣扎，将世忠越缠越紧。世忠咬紧牙关，左手那把菜刀就如拉锯一般，在大蟒颈上拉得飞快，不觉就把个蟒头砍下，蟒血喷溅了他一身，蟒身无力地委顿在地上。世忠这才舒了口气，扔掉菜刀，“扑通”一声，也瘫倒在地上。

再说白氏，见世忠被大蟒缠身，忙去告诉公婆。世忠父母急忙请了几个有气力的邻居，手持刀、剑、棍、斧之类，走进厨房，见世忠无事，邻居们慰问、称赞了一番，便纷纷离去。白氏也慌忙倒水，让世忠洗浴，换上干净衣服。世忠忽然觉得，刚才被大蟒缠过的地方，清凉而又舒畅，猛然想起，蛇肉可以治病，这蟒肉大约也不亚于蛇肉，便索性将大蟒切成段，叫白氏煮熟，自己去买了几斤酒，每天以蟒肉下酒，不几天便吃完了。说来也怪，世忠身上的疥疮从此渐渐结痂。待到痂自行脱落，再看身上，晶莹如玉，比得病前不知滑腻细洁多少。世忠大喜，日前为之烦恼不已的情绪自然烟消云散。

这天，米脂寨白氏娘家大摆宴席，为白氏祖父白太公做六十大寿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。这白氏家中，虽算不上大富，却称得上小康，而世忠家贫，所以白氏嫁给世忠，在旁人看来，颇有些“下嫁”的味道。白太公却认为，世忠名头大，武艺高，

不是等闲之辈，指望他日后做个大官，封妻荫子，光耀门庭，因此，情愿将孙女嫁给他。

世忠自然也与妻子赴宴了。众人知他新近力斗大蟒，又除去了一身疥疮，纷纷向他敬酒道贺，世忠俨然成了寿宴上的第二主人。白太公捋着胡须笑眯眯地坐在邻桌——这个孙女婿为他的寿宴增色不少，他自然高兴。

然而世忠对白家的寿宴却无甚兴趣。白家待他，常常有意无意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，使他心中极不痛快。白氏在他患病期间吵闹不休，又使他与白家增加了一层隔膜。他今天实在懒得与众人周旋，便借众人敬酒之机，索性放开肚子尽量喝。不多时，已喝得酩酊大醉，伏在桌上。

白太公见此情景，微微皱眉，吩咐将世忠扶到别室安歇。世忠将人推开，踉跄着站立起来，向白太公一抱拳，说道：“太岳父大人，容孙婿先告退！”白太公道：“天色已晚，关门已经关闭，你又喝多了酒，如何与我孙女一起回家？不如就在此歇一夜，明日再走。”世忠把眼一瞪：“你孙女不回去，我回去！”说罢，迈开脚，一溜歪斜地走了出去，一路上碰歪了一张桌子，撞翻了几把椅子。白太公摇摇头，对客人道：“这个孙女婿，就是贪杯不好。”就叫白氏的哥哥白振雄跟在世忠后面照看，将白氏留在家中。

世忠走出白家，踏上山路。此时天气已经交秋，满天星斗拱托着一轮明月，月光如水，照得地上如下了一层霜。清风徐来，空气分外清新，远处山岭默默对峙，四周宁静安谧。世忠酒涌了上来，对此美景，忍不住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白振雄在后面看见，暗暗好笑，却不敢上前，只是不紧不慢地跟着。

迎面一道寨墙挡着去路。这寨墙用石块砌成，十分坚固。正当山路的是一扇关门，用坚硬的木头制成。世忠醉醺醺地走到门前，伸手去拉，门不动；再拉，依旧不开。原来门闩已上了锁，关吏们都睡觉去了。世忠一路上饮清风，赏明月，观星斗，走“八仙”步，正在极为舒畅之际，忽然遇上这黑糊糊的寨墙，碰着这死不肯开的关门，一股怒火不禁直冲上来，一脚抵住门框，两手抓住把手，大喝一声：“开！”只听“嘎嘎嘎”连声作响，门闩竟被拉断，关门轰然而开。世忠立脚不稳，也跌倒在地。

白振雄慌忙赶上前来，却见世忠已经鼾鼾熟睡。白振雄又好气又好笑，用力去扶，无奈世忠躯体沉重，左扶右扶扶不起来。再看那断了的门闩，竟有一尺五寸见方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。

不多时，鸡鸣报晓。两个关吏睡眼惺忪地跑来开启关门，却见关门大开，地上躺着一条大汉，旁边守着一人，未免十分惊讶。白振雄和这班关吏熟

识，如此这般一说，听得两个关吏连连咂嘴吐舌。白振雄又连连呼唤世忠，世忠方才睁开眼睛，却还躺着不动。

一个关吏看了看那根门闩，说道：“这位兄弟真是神力！这么粗一根门闩，就是拿斧头来劈，三下两下怕也劈不断哩！”

白振雄笑道：“我这位妹夫岂止是力大，还有一身好武艺呢！”

另一个关吏道：“那就更不是寻常之辈了。当今国家正在用人之际，如能驰马疆场，立功报国，日后怕不当个兵马大元帅？”

世忠心中突然一震：那席三说我日后位达三公，这关吏说我日后能当大元帅。想那三公和元帅也是凡人所为，我韩世忠一身武艺，为何就不能去试试？他猛然站立起来，昂首遥望苍天，仿佛听见白云之间有人在大声呼唤：“韩世忠！你是栋梁之材，为何还不去从军报国？”

二 鹤立鸡群

宋徽宗崇宁四年(公元1105年)某日,陕西西北边境内,某座山谷里战马嘶鸣,传出一片厮杀之声。从附近经过的路人,以为又是小股西夏军马前来骚扰,宋军正在与之对阵,所以都急忙避开。

其实,这只是隶属延安军府的一支宋朝边州的乡兵在操练演习。年仅十八的韩世忠也在其中。

一个月前,延安军府招募乡兵时,备置了一些兵器由应募者演习。内中有一张三百石的强弓,应募者却很少有人问津——力大的只能拉开一点,力小的干脆连试也不愿试,独有世忠一人能将这张弓满满拉开。招募的军官党万在一旁看得真切,十分高兴。后来延安军府召开比武大会,世忠有心要在众人面前显露手段,又是独自一人使用一张极为坚硬的铁胎弓,弓弦响时,那支利箭竟把一块大石头都射穿了!世忠在关陕一带名头本来就不小,这一来众人眼见为实,更加敬服。

在士兵之间,本领高的往往威信也高。世忠气概不凡,身上气力已在操练与杀敌上找到出路,便不肯无端欺负旁人,所以士兵都乐意与他交往,他

周围经常有人簇拥，俨然是一位士兵首领。

统领这支乡兵的军官便是党万。见已操练多时，便下令休息。士兵们纷纷跳下马，有的找块平地躺下，有的坐在石头上交谈。世忠也跳下马来，既不躺，也不坐，只是走来走去。战马身上无人，乐得自由自在地去找草吃。

太阳钻进了云端，天色显得有些阴沉。世忠站定了。凝视着前方那座大山。这山形势险峻，到处是悬崖绝壁。在暗蓝色天幕的映衬下，如有一堵不可逾越的屏障。

世忠问身边的几个同伴：“这座山，你们谁能上去？”

那些人大大咧咧地答道：“上山有何难！”

世忠再问：“谁能骑马上去？”

几名士兵互相看了一眼，其中一人道：“慢一些，多加小心，也还可以。”

“谁能骑马在上面奔驰？”

那几名士兵异口同声地答道：“除非天神下凡！”

世忠“呵呵”一笑：“世忠不是天神，但愿去试上一试！”说罢，翻身上马，向山间疾驰而去。众人都吃了一惊：这山哪是奔马之地？一不小心，非粉身碎骨不可！众人忙连声呼喊，要世忠回来。世忠毫不理睬，那匹马已经上了山。